

久違的煙花



HK人與事
東瑞

殊的時分，平靜的維多利亞海面上，煙花在二〇二三年元旦的夜幕上升空噴發，帶來一種新的氣象。

這晚，我們從窗口看到一波又一波的市民偕老攜幼，往紅磡海濱花園湧去，海濱擠滿了欣賞午夜煙花的人群。已經三年沒見過這樣的情景，時光不禁迅速倒流，回憶起三年艱難走過來的日日夜夜。

三年，新冠疫情給人們和各種行業帶來了不同程度的損失，也帶來許多教訓。特別是對病毒的認識，從恐懼、無知到防疫、了解和共存，到各種策略的調整。人類對每一場大型的全球性的瘟疫認識和對付策略，有無法控制的階段，也有取得勝利的喜悅。由於歷史的教訓，各國科學家、政府漸漸也明白了，人類無法活在真空裏，永遠百毒不侵；只能因勢利導，學習與病毒共存的本領。這三年的疫情，識見和收穫之一恐怕是這一點吧。

最近防疫措施的極大調整，人們議論紛紛，但總的態度是歡迎的。三年的防疫各種限制，從國家層面來說，經濟頗受限制；從個人來說，失去不少出行自由：少行走，少見面，少購物，少應酬，少旅行等等，與過去的生活常態相比，也就少了許多樂趣，因此，防疫措施大鬆綁，旅行社雷厲風行，馬上恢復和組織起多線境外的旅遊團。當然，較遠的不說，最近、最現實的是全家節假日的歡聚，防疫最嚴格時

期，從限聚兩人、四人、六人到八人到不限聚人數，就是一個重大的改變。這其中，最大的受惠者之一是三年來飽受疫情蹂躪的酒樓。

可惜，有很多酒樓等不及春天來臨，已經關門大吉，在行業的隊列裏倒下去了；有不少親友，因為抗體差，被病毒一口吞噬，無法見到疫情撥開陰霾見晴天的一日。由此我也聯想到，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已經無法離開群體性的社會生活，人與人的交流始終也無法消除。人到頭來，雖然都是孤獨的，但走向最後的孤獨之前，都需要互相關懷和交流，而這些都因為疫情而被切斷了，一旦恢復，怎不喜極而泣？

當然，防疫放寬，也是要付出代價的。比如，確診的數字仍高；一些人不慎的話，會出現「二次感染」等等。據官方的數據，香港染疫者已超過二百五十萬人，社會已建立較廣泛的防疫屏障。凡事有得有失，如今規定學生若返學還需要天天快測，口罩令和確診隔離令還得維持，都是有必要的……

遐想中，看到窗外維港上煙花漸漸消歇冷落，夜晚的海面恢復了原先的安靜，對岸港島高低不一的大廈窗口卻依然燈火燦爛；冬夜的寒意似乎趕着另一場約會去了，此刻，倒是有一種溫暖如春的感覺湧上心頭。寂靜的元旦一時許了，忽然從樓下海濱大道爆出幾聲又像爆竹，又如發射煙花的聲音，不知是誰在這夜深人靜的新年首日，喜上心頭，忍不住地自由發揮呢？不禁想到田中裕子主演的電影《火火》，煙花都具有象徵意味——「火焰一般的生命姿態為更多陷入絕望中的人們提供了生活的勇氣和希望。」但願如此。



▲一月一日零時，維港舉辦跨年煙花匯演。

香港中通社

當你說出「我願意」



黛西札記
李夢

元組成的劇集，從五個側面介紹了婚姻的不同形態和面向，有一見鍾情的驚喜，有老夫老妻的默契，還有禁忌之愛的叛逆等等，卻無一例外都指向了婚姻與生活的痛點：當婚姻中的愛漸行漸遠，我們該怎麼辦？

這系列的五個故事，都圍繞「愛情+科技」元素展開，在元宇宙和NFT熱火的當下，頗為應景。首個單元《聖筊》中，男主角友人發明的占卜機器Bwei，彷彿能窺見女主角的內心，替他做出女主角喜歡的決定、講出女主角愛聽的情話，令到這對在婚姻中麻煩不斷的年輕男女拋下過往的成見，重又找回戀愛時的甜蜜和期許。

下一個單元《尾號1314》則轉換視角，由新婚男女的磨合與互相接納，轉入中年男女在冗長沉悶的婚姻中如何學會放手和遠走。當男主角發現自己的工作和夢想漸行漸遠、想要在知天命之年來到之前再一次選擇人生的時候，他發現與自己相伴多年、

遠走異鄉求學生活的妻子的人生步調，早已偏離太遠；同一屋簷下的妻子，論溫存和周全，甚至比不上熱線電話那頭素未謀面的AI機器人。

接下來的幾個故事，有奇幻驚悚，有日常溫情，近看關於愛恨，遠觀則是人生。由古至今，有太多文學、電影和戲劇，探討愛情的意義，反思婚姻的價值，而不管我們面對劇中人或書中人的故事再怎樣唏噓又或哀其不幸怒其不爭，輪到自己，卻總是看不清、想不到也說不出，就像《恭請光臨曾貴府喜事》中的女主角賈安安，只有戴上那條「完美婚姻項鍊」、將本真隱藏起來的時候，才能將自己揉捏打磨並順利嵌入社會運行的邏輯鏈條中，周而復始，日復一日。

記得硅谷知名投資人吳軍在《見識》中說：「今天科技進步的結果，應該是讓更多的人能夠過上優雅而從容的生活。」而這套劇集中的五個故事，卻無一例外暗示你我：如果沒有愛、親密與良知，科技的高速發展反倒可能會將人類引入暗黑的岔路。據說在元宇宙中，兩個人無需見面，只要在虛擬時空中便能走完從初識到拋拖再到結婚的整個旅程，可是，當你望着AI屏幕而非戀人的眼睛說出「我願意」的時候，你所謂的「願意」，真的如你所願嗎？

著名學者劉紹銘離世 享年89歲



▲劉紹銘。

圖源：中大出版社facebook

著名學者劉紹銘昨日（四日）離世，享年八十九歲。

嶺南大學昨日中午向師生發電郵稱，榮休教授劉紹銘離世深表惋惜，並稱劉紹銘是著名的中國當代文學學者、教育家、翻譯家和作家，對文壇貢獻良多。他在二〇〇四年退休前服務嶺南大學超過十年，孜孜不倦作育英才，對他的離世深感難過。

中大出版社亦發悼文，對劉紹銘離世表示悼念。

劉紹銘生於香港，畢業於台灣大學外文系，並在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取得博士學位，曾任教香港中文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夏威夷大學、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及嶺南大學。代表作品包括《舊時香港》、《文字不是東西》等，他亦是英國作家奧威爾名作《一九八四》及《動物農莊》中文版翻譯者。

文瑛

戲裏戲外



英倫漫話
江恆

號稱英國王室傳記歷史劇的《王冠》始播於二〇一六年，劇情從上世紀四十年代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登基前講起，每季跨度約十年的時間，第五季已講到九十年代的風風雨雨，據說第六季正在拍攝中，預計將演繹至二十一世紀初的事件。實際上在《王冠》首季播出時反響一般，隨着劇情深入發展，特別是觸及敏感的歷史，劇集非但沒有迴避，反而描寫得大膽直白，令收視率不斷飆升，卻也因此惹來爭議。

最大爭議當屬《王冠》中某些劇情被指脫離史實，生搬硬造，包括女王等王室核心成員幾乎無一幸免。比如關於女王，劇中指一九九二年查爾斯、安妮公主和安德魯都出現婚姻問題，溫莎城堡又發生了火災，女王稱這一年是「可怕的一年」，而王太后要求她不要發表年度演講，以免民眾認為「女王抑鬱了」。歷史學家指，實情是王太后很支持自己的女兒，曾在信中鼓勵她說，「希望你在經歷了所有可怕的事情之後，能得到休息和放鬆。」關於菲臘親王，劇中稱他曾猛烈追求紅粉知己蒙巴頓伯爵夫人潘妮，並透露他與女王「正朝着不同的方向在發展」，暗指兩人的婚姻亮起紅燈。王室方面回應，此事子虛烏有，潘妮只是女王全家的多年好友，菲臘親王也絕不可能與任何人討論他的婚姻。

劇中有關查爾斯的爭議更多，例如一九九一年尚是王儲的查爾斯與時任首相馬卓安密談，主張更換君主，他依據《星期日泰晤士報》的一份民調，稱公眾喜歡他多過母親伊麗莎白二世，如果無視這份民調，那將非常危險。他還引述報紙上的一段話說，「一位年邁的君主在王座上太久了，致使人們開始厭倦，不只對她，還有對君主制本身。」按歷史學家觀點，查爾斯不太會游說女

王退位，因為他非常清楚，女王曾宣誓要為英國奉獻一生。劇中查爾斯在皇家馬廄裏質問女王，認為是她造成了他們這些子女婚姻的失敗，「如果我們是在一個普通家庭，社會服務機構來了，他們會把我們送進福利院，而把你送進監獄。」這段情節也遭到專家反駁，現實中他們母子之間肯定會有摩擦，但不會有這樣的對話，劇裏的描述太過誇張。

就連英國首相也難置身事外，劇中戴卓爾夫人曾督促女王為了國家利益解散議會，重新組織選舉，以避免自己在一九九〇年下台。而馬卓安則告訴他的妻子說，「年長的王室成員似乎脫離了現實，年輕的王室成員卻又軟弱無能，自命不凡，迷失了方向。這可能會影響到國家的穩定，感覺一切都要在我的任期內發生了。」上述劇情均遭歷史學家否認，絕屬虛構的故事，尤其馬卓安作為王室的堅定支持者，很難讓人相信他會懷疑君主制的未來。馬卓安本人也出面澄清，並批評《王冠》是「胡說八道」。

其他的爭議還包括《王冠》的劇情處理方式，像渲染已故的戴安娜王妃婚外情，有如往威廉和哈里兄弟及戴妃家人傷口上撒鹽。比如第五季將戴安娜生前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專訪作為開場，並以她那句「我們的婚姻裏有三個人所以太擁擠」的名言，揭開了她與丈夫查爾斯以及他的情人卡米拉之間的三角關係。劇中尤其描寫女王對戴安娜冷眼相對，雙方關係漸行漸遠甚至瀕臨決裂，都喚起威廉兩兄弟的喪母之痛。也難怪有媒體指，英女王生前曾喜歡看《王冠》，但之後對多處劇情失實感到



▲《王冠》（The Crown）第五季劇照。

最美的窗口

州，遠水難解近渴。

因為我們一家三口一直尚未被感染，所以前幾天也不曾備下一點退燒藥。想像着表姑此刻正在忍受着病毒的折磨，我趕緊穿衣下樓，開車在大街上一家家藥店找。可是找了足有十幾家，卻依然無果，不是不開門，就是沒有貨，一時間急得我直冒汗。就在這時，我突然發現前方不遠處的路邊有一扇窗口掛着一圈小彩燈一閃一閃的特別醒目。我一腳油门開到跟前，仔細一看，簡直激動萬分。

原來這是一家社區小門診，那個被小彩燈圍繞着的窗戶上貼着大約有十幾個白色的小藥袋，裏面裝的正是此刻我急需要找的「布洛芬片」。旁邊還有一張紙條，上面寫着：「如果你夜裏發燒了，就來這裏取藥吧，免費，但請留給最需要的人。」每個小袋裏裝着六粒布洛芬片，且已註明用量（手寫），正好是一個成人兩天用的。

我看了一下錶，已接近凌晨一點，我如獲至寶。心想，這無疑是這個冬天裏最美的

一扇窗口了。趕緊小心取下一袋，馬不停蹄直奔表姑家。

表姑服藥後，高燒慢慢退了下來，其他症狀也明顯好轉，三天後就基本「陽康」了。

為了讓更多的需要者深夜求藥有門，我第二天便將這個愛心「窗口」的事情發到了網上，立馬贏得點讚無數。而且更令人欣慰的是，此事還不斷發酵。緊接着，又有幾家藥店開始免費向市民發放退燒藥，西海岸那邊一個大哥居然半夜開車用小喇叭吹喝着沿街免費發放布洛芬片。有人覺得過意不去，拿到藥後，給他往車裏扔錢，但又被他給一一扔了出來。儘管這個「扔」的動作多少有些粗魯，可此時此刻卻讓我感到竟是那麼親切和溫暖。

眼下，奧密克戎的面孔雖然還很猙獰，但我堅信，有那扇「最美窗口」的照耀，有大家共克時艱的信心，它再怎麼猙獰，也已是苟延殘喘。冬夜儘管寒冷，但一定不會太漫長，雲開疫散春暖花開的黎明，指日可待！